

父亲去世了,我匆匆赶回父亲最后生活的故乡。父亲没有遗产。没有地,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像样的存款。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要由我这个长子主持分配的

钱财。但遗物总是有的。弟弟打开父亲生前用的书橱的底门,小心取出,放在我的面前:日记、读书笔记、信、剪报。日记4本,从1978年记到他去世的2008年。日记很简单,纯属记事,没有描述,没有评说,没有感想,但基本可以看出他作为公社(镇)党委宣传委员、中学书记的人生轨迹:

“1978.10.4研究公社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问题/1979.10.10参加县委真理标准讨论工作会议/1983.4.20在供销社买《儒林外史》/1985.11.18给学生做理想教育讲话。”有两本显然是整理过的,笔迹一样,墨迹一样——父亲相当看重他的人生轨迹,很想告诉世人他曾这样生活过。但说实话,除了我,恐怕不会有哪个世人予以看重,有谁会对一个小小的乡村公务员的“个人史”投以关切的目光呢?

读书笔记七册,大部

临近年底,理财经理小钱来电,邀请我参加一个手工活动。小钱说抽空来吧,这个活动会很开心的。问做啥手工,小钱卖关子。

踏进银行活动室,屋里很是热闹。年轻经理们笑容可掬,为来客端茶送水,给每位发放手工材料。

是一张白色的塑料镂空模板,还有一张同尺寸的红卡纸。红纸垫在模板下面,出现一幅亮眼的画面,画中央一匹红马奋蹄跃起,马上方四个遒劲大字“马上发财”,围绕马团团转的还有几个元宝。

大家不约而同笑了起来。马年将至,马上发财,多么讨喜的彩!一位女经理向大家解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匹红马,等一会儿我们要让这匹红马变成金马。她指导大家,先用毛笔蘸上胶水,把镂空处填满,接着拿掉模板,再把金箔纸覆盖在上面,然后用手按压拍打。

大家兴致勃勃动起来,快完工时,小钱站在电子屏幕前,给大家介绍该行新推的几款理财产品以及今后理财的思路。多年前,这家银行的一位理财经理建议我配置适当的理财产品,记得她当时笑着说了这句广告语:“今天你不理财,明天财不理你。”在她的指导下我慢慢接触了理财产品包括购买国债等,后来这个姑娘升职到别处当行长去了。小钱是来接替她的。

一位老阿奶问小钱,现在存款降息了,那理财利息会上升吗?这显然是外行话。小钱耐心解释,储蓄利率降低理财收益也会相应降低一点的。阿奶有点急了,问那怎么办?小钱说不管怎样,理财收益可能会比储蓄利率高点。阿奶喃喃自语:我种田苦了大半辈子,到老了土地被征用才

分是关于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党史的。我不明白父亲何以对古代史发生兴趣,从未听他讲过古代。信则去掉信封,工工整整订成厚厚一本,上下用硬纸壳夹住。信绝大部分是我写给他的,从1978年到我开始用打电话代替写信的1999年,几乎一封不少。信可以从另一方面印证我的人生轨迹:1982年研究生毕业刚当大学老师时的工资79.5元,1986年当副教授时为134元。我还在信中不止一次这样写道:“您在信中希望我注意加强对马列理论、对政治时事方面的学习,我一定努力去做。”那期间我没写日记,幸亏父亲保留这些信,使我找回了这些有用的数据,找回另一个自己。

父亲的遗物中,除了书,就以剪报最多,有45册。内容以老一辈革命家及同时代风云人物居多,差不多占了一半。其余的有人格修养、名闻逸事、成语典故、天文地理百科、饮食保健、诗词短章、书法绘画。所用的不是专门的资料夹,而是分页贴在《哲学研究》等旧杂志里面。《哲学研究》多是1980—1981年的。

这一天,母亲开了一罐茄汁豆。她先把切碎的大葱和切丁的马铃薯放进油锅里煎得金光灿烂的,再加入茄汁豆一起焖煮;糜软的豆,汇集了咸、甘、香、甜等多种滋味,用以配搭白饭,连吃三碗,还嫌不足。当我我和姐弟们津津有味吃着时,母亲便饶有兴味地讲起了《杰克与豌豆》的故事。“从前,有个名叫杰克的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养的乳牛渐渐老去,再也挤不出牛奶了,只好让杰克把老牛牵去卖掉。途中,杰克碰到一个古怪的老人,拿出一把魔术豆子,换走了杰克的牛。回家后,母亲见杰克带回了这些不值钱的豆子,生气地把豆子丢到窗外。没有想到,魔豆竟然在一夜之间长出蔓藤,延伸到天上!杰克沿着蔓藤爬了上去,看见一座巨大的城堡,里面住着一个体形庞大的妇人。她给杰克端来了牛奶和面包,这时忽然传来了脚步声,胖妇说道:‘我丈夫回来了,快躲!他最爱吃小孩了!’她把杰克藏在锅里。巨人吃完两头小牛后,拿出一袋金币来数,数着数着竟睡着了。杰克从锅里爬出来,带着金币逃回家。金币用完后,他又爬上蔓藤,偷了一只下金蛋的鸡。第三次,他在偷蛋时发出了声响,吵醒了巨人。杰克仓皇逃跑,巨人紧追不舍。杰克顺着蔓藤滑落到地面,抄起斧头砍断蔓藤,巨人从半空中坠落,当场摔死。从此,杰克和母亲靠着会生金蛋的母鸡,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当年四岁的我,仰着脸,天真地问道:父亲对哲学有兴趣我是知道的,但手上有《哲学研究》这点多少让我感到意外——作为乡间普通基层干部的父亲会认真看这种中国哲学界最高标准的学术刊物吗?我拿起一本翻了翻,开头贴了几篇1980年6月间《文汇报》关于“认识源泉”讨论的几篇文章,作者有王之璋、郑里、张华金、马积华、李伯钊等。我无意在此夸大家父的哲学志趣,但毕竟事关他的灵魂质地和精神趋向,不由得沉思有顷。如今的乡镇干部莫非也会对这类形而上的命题发生兴趣不成?回想起来,父亲剪报

这个爱好我早在“文革”前念初一期间就知道了。那时他大多贴在旧笔记本里,我时不时看上几页几篇。如“形散而神不散”“木体实而花萼振”“诗贵含蓄”“深山藏古寺”等文艺门道就是从那上面学到的,培育了我最初对文学的感觉和向往。不妨说,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父亲那些零零碎碎泛黄的“小豆腐块”剪报中伸向迷茫而璀璨的远方的。

想起幼年时见到老辈人拜年都会相互拱手祝福:恭喜发财!后来有一段年月,“发财”二字从人们口中销声匿迹。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人们醍醐灌顶!想发财想致富就是想过上好日子,是人之生存需求。手头有钱人才是活人,更是人间通讯。记得开始是广东人,与人见面问候对方,会说:先生哪发财呀?这问候语后来遍及各地,哪发财就是问对方在哪工作做点啥。有工作有作为,大财小财才能到手呀。所以现代人谈论发财,太正常了!过后我把这帧《马上发财》送给了邻家姑娘小君。小君是外企白领,目前收入尚不错,但她对任职公司发展前景有隐忧。她老父身患大病多年,日常开销全靠小君这个独生女帮衬。我对小君说,快过年了阿姨送个心愿,祝你马年顺心多发财!听此言,小君笑成了一朵花。

上海有很多路,给人印象深刻,像南京路、淮海路。可是有一个地方,很多人买了东西回去,人家问,“你哪里买的?”回答是,“在城隍庙买的。”“哪条路?”“城隍庙里哪有什么路?”“城隍庙里哪有路?”很多人不知道,城隍庙里是有路的,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那些原汁原味的小马路,浸染着“海派”“烟火”“民俗”甚至“风雅”。只不过,时光变迁,今天的你,即使徜徉于老路旧巷,也很难寻觅那逝去的昔日光景。老城隍庙和豫园,应该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庙宇,一个是园林。百十年来,在上海人的嘴里早就融合成同一片街区了。它们互相包涵、融合,虽不同义,却能同路,满怀中国文化的意味。因为城隍庙变了,变得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会止步于斯,再想回忆当年的情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条路肯定是豫园路,它筑路于1907年,这条路是老城隍庙的“根”。它因豫园而得名,从城隍庙的北边福佑路开始,向南沿着豫园的围墙一路向南,

到九曲桥西南入口处向西转弯。上世纪20年代,原豫园路旁建起一条长约50米的新豫园路,原豫园路便称为豫园老路。因为它“年老”,很多至今依旧闻名的特色店家,就集中在这条路上。王大隆,是创立于清代嘉庆年间(公元1798年)的中华老字号,它的刀剪品牌号称“双狮”。可能是因为它的旁边,就是当年的“九狮轩”,故而得名之。不过,这是我想当然。丽云阁,清末民初,豫园老城隍庙一带是香火与墨香交织的市井。文人墨客在此雅集,挥毫泼墨;谁来提供笺纸笔墨,何人予以装裱销售,丽云阁应运而生。百十年来它就成了很有名的笺扇店,以书画扇面和精致扇骨扇坠著称。虽然吴昌硕、任伯年等大家都曾驻足于此,而现今的店招“丽云阁”,是1972年豫园商场落成时,请来书法家蒋凤仪先生题写,“丽云阁”三字从此成为品牌标识。不限于此,当年城隍庙大门

上海有很多路,给人印象深刻,像南京路、淮海路。可是有一个地方,很多人买了东西回去,人家问,“你哪里买的?”回答是,“在城隍庙买的。”“哪条路?”“城隍庙里哪有什么路?”“城隍庙里哪有路?”很多人不知道,城隍庙里是有路的,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那些原汁原味的小马路,浸染着“海派”“烟火”“民俗”甚至“风雅”。只不过,时光变迁,今天的你,即使徜徉于老路旧巷,也很难寻觅那逝去的昔日光景。老城隍庙和豫园,应该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庙宇,一个是园林。百十年来,在上海人的嘴里早就融合成同一片街区了。它们互相包涵、融合,虽不同义,却能同路,满怀中国文化的意味。因为城隍庙变了,变得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会止步于斯,再想回忆当年的情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条路肯定是豫园路,它筑路于1907年,这条路是老城隍庙的“根”。它因豫园而得名,从城隍庙的北边福佑路开始,向南沿着豫园的围墙一路向南,

这一天,母亲开了一罐茄汁豆。她先把切碎的大葱和切丁的马铃薯放进油锅里煎得金光灿烂的,再加入茄汁豆一起焖煮;糜软的豆,汇集了咸、甘、香、甜等多种滋味,用以配搭白饭,连吃三碗,还嫌不足。当我我和姐弟们津津有味吃着时,母亲便饶有兴味地讲起了《杰克与豌豆》的故事。“从前,有个名叫杰克的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养的乳牛渐渐老去,再也挤不出牛奶了,只好让杰克把老牛牵去卖掉。途中,杰克碰到一个古怪的老人,拿出一把魔术豆子,换走了杰克的牛。回家后,母亲见杰克带回了这些不值钱的豆子,生气地把豆子丢到窗外。没有想到,魔豆竟然在一夜之间长出蔓藤,延伸到天上!杰克沿着蔓藤爬了上去,看见一座巨大的城堡,里面住着一个体形庞大的妇人。她给杰克端来了牛奶和面包,这时忽然传来了脚步声,胖妇说道:‘我丈夫回来了,快躲!他最爱吃小孩了!’她把杰克藏在锅里。巨人吃完两头小牛后,拿出一袋金币来数,数着数着竟睡着了。杰克从锅里爬出来,带着金币逃回家。金币用完后,他又爬上蔓藤,偷了一只下金蛋的鸡。第三次,他在偷蛋时发出了声响,吵醒了巨人。杰克仓皇逃跑,巨人紧追不舍。杰克顺着蔓藤滑落到地面,抄起斧头砍断蔓藤,巨人从半空中坠落,当场摔死。从此,杰克和母亲靠着会生金蛋的母鸡,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当年四岁的我,仰着脸,天真地问道:父亲对哲学有兴趣我是知道的,但手上有《哲学研究》这点多少让我感到意外——作为乡间普通基层干部的父亲会认真看这种中国哲学界最高标准的学术刊物吗?我拿起一本翻了翻,开头贴了几篇1980年6月间《文汇报》关于“认识源泉”讨论的几篇文章,作者有王之璋、郑里、张华金、马积华、李伯钊等。我无意在此夸大家父的哲学志趣,但毕竟事关他的灵魂质地和精神趋向,不由得沉思有顷。如今的乡镇干部莫非也会对这类形而上的命题发生兴趣不成?回想起来,父亲剪报

这个爱好我早在“文革”前念初一期间就知道了。那时他大多贴在旧笔记本里,我时不时看上几页几篇。如“形散而神不散”“木体实而花萼振”“诗贵含蓄”“深山藏古寺”等文艺门道就是从那上面学到的,培育了我最初对文学的感觉和向往。不妨说,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父亲那些零零碎碎泛黄的“小豆腐块”剪报中伸向迷茫而璀璨的远方的。

这个爱好我早在“文革”前念初一期间就知道了。那时他大多贴在旧笔记本里,我时不时看上几页几篇。如“形散而神不散”“木体实而花萼振”“诗贵含蓄”“深山藏古寺”等文艺门道就是从那上面学到的,培育了我最初对文学的感觉和向往。不妨说,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父亲那些零零碎碎泛黄的“小豆腐块”剪报中伸向迷茫而璀璨的远方的。

想起幼年时见到老辈人拜年都会相互拱手祝福:恭喜发财!后来有一段年月,“发财”二字从人们口中销声匿迹。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人们醍醐灌顶!想发财想致富就是想过上好日子,是人之生存需求。手头有钱人才是活人,更是人间通讯。记得开始是广东人,与人见面问候对方,会说:先生哪发财呀?这问候语后来遍及各地,哪发财就是问对方在哪工作做点啥。有工作有作为,大财小财才能到手呀。所以现代人谈论发财,太正常了!过后我把这帧《马上发财》送给了邻家姑娘小君。小君是外企白领,目前收入尚不错,但她对任职公司发展前景有隐忧。她老父身患大病多年,日常开销全靠小君这个独生女帮衬。我对小君说,快过年了阿姨送个心愿,祝你马年顺心多发财!听此言,小君笑成了一朵花。

上海有很多路,给人印象深刻,像南京路、淮海路。可是有一个地方,很多人买了东西回去,人家问,“你哪里买的?”回答是,“在城隍庙买的。”“哪条路?”“城隍庙里哪有什么路?”“城隍庙里哪有路?”很多人不知道,城隍庙里是有路的,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那些原汁原味的小马路,浸染着“海派”“烟火”“民俗”甚至“风雅”。只不过,时光变迁,今天的你,即使徜徉于老路旧巷,也很难寻觅那逝去的昔日光景。老城隍庙和豫园,应该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庙宇,一个是园林。百十年来,在上海人的嘴里早就融合成同一片街区了。它们互相包涵、融合,虽不同义,却能同路,满怀中国文化的意味。因为城隍庙变了,变得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会止步于斯,再想回忆当年的情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条路肯定是豫园路,它筑路于1907年,这条路是老城隍庙的“根”。它因豫园而得名,从城隍庙的北边福佑路开始,向南沿着豫园的围墙一路向南,

上海有很多路,给人印象深刻,像南京路、淮海路。可是有一个地方,很多人买了东西回去,人家问,“你哪里买的?”回答是,“在城隍庙买的。”“哪条路?”“城隍庙里哪有什么路?”“城隍庙里哪有路?”很多人不知道,城隍庙里是有路的,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那些原汁原味的小马路,浸染着“海派”“烟火”“民俗”甚至“风雅”。只不过,时光变迁,今天的你,即使徜徉于老路旧巷,也很难寻觅那逝去的昔日光景。老城隍庙和豫园,应该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庙宇,一个是园林。百十年来,在上海人的嘴里早就融合成同一片街区了。它们互相包涵、融合,虽不同义,却能同路,满怀中国文化的意味。因为城隍庙变了,变得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会止步于斯,再想回忆当年的情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条路肯定是豫园路,它筑路于1907年,这条路是老城隍庙的“根”。它因豫园而得名,从城隍庙的北边福佑路开始,向南沿着豫园的围墙一路向南,

上海有很多路,给人印象深刻,像南京路、淮海路。可是有一个地方,很多人买了东西回去,人家问,“你哪里买的?”回答是,“在城隍庙买的。”“哪条路?”“城隍庙里哪有什么路?”“城隍庙里哪有路?”很多人不知道,城隍庙里是有路的,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那些原汁原味的小马路,浸染着“海派”“烟火”“民俗”甚至“风雅”。只不过,时光变迁,今天的你,即使徜徉于老路旧巷,也很难寻觅那逝去的昔日光景。老城隍庙和豫园,应该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庙宇,一个是园林。百十年来,在上海人的嘴里早就融合成同一片街区了。它们互相包涵、融合,虽不同义,却能同路,满怀中国文化的意味。因为城隍庙变了,变得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会止步于斯,再想回忆当年的情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条路肯定是豫园路,它筑路于1907年,这条路是老城隍庙的“根”。它因豫园而得名,从城隍庙的北边福佑路开始,向南沿着豫园的围墙一路向南,

这一天,母亲开了一罐茄汁豆。她先把切碎的大葱和切丁的马铃薯放进油锅里煎得金光灿烂的,再加入茄汁豆一起焖煮;糜软的豆,汇集了咸、甘、香、甜等多种滋味,用以配搭白饭,连吃三碗,还嫌不足。当我我和姐弟们津津有味吃着时,母亲便饶有兴味地讲起了《杰克与豌豆》的故事。“从前,有个名叫杰克的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养的乳牛渐渐老去,再也挤不出牛奶了,只好让杰克把老牛牵去卖掉。途中,杰克碰到一个古怪的老人,拿出一把魔术豆子,换走了杰克的牛。回家后,母亲见杰克带回了这些不值钱的豆子,生气地把豆子丢到窗外。没有想到,魔豆竟然在一夜之间长出蔓藤,延伸到天上!杰克沿着蔓藤爬了上去,看见一座巨大的城堡,里面住着一个体形庞大的妇人。她给杰克端来了牛奶和面包,这时忽然传来了脚步声,胖妇说道:‘我丈夫回来了,快躲!他最爱吃小孩了!’她把杰克藏在锅里。巨人吃完两头小牛后,拿出一袋金币来数,数着数着竟睡着了。杰克从锅里爬出来,带着金币逃回家。金币用完后,他又爬上蔓藤,偷了一只下金蛋的鸡。第三次,他在偷蛋时发出了声响,吵醒了巨人。杰克仓皇逃跑,巨人紧追不舍。杰克顺着蔓藤滑落到地面,抄起斧头砍断蔓藤,巨人从半空中坠落,当场摔死。从此,杰克和母亲靠着会生金蛋的母鸡,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当年四岁的我,仰着脸,天真地问道:父亲对哲学有兴趣我是知道的,但手上有《哲学研究》这点多少让我感到意外——作为乡间普通基层干部的父亲会认真看这种中国哲学界最高标准的学术刊物吗?我拿起一本翻了翻,开头贴了几篇1980年6月间《文汇报》关于“认识源泉”讨论的几篇文章,作者有王之璋、郑里、张华金、马积华、李伯钊等。我无意在此夸大家父的哲学志趣,但毕竟事关他的灵魂质地和精神趋向,不由得沉思有顷。如今的乡镇干部莫非也会对这类形而上的命题发生兴趣不成?回想起来,父亲剪报

这个爱好我早在“文革”前念初一期间就知道了。那时他大多贴在旧笔记本里,我时不时看上几页几篇。如“形散而神不散”“木体实而花萼振”“诗贵含蓄”“深山藏古寺”等文艺门道就是从那上面学到的,培育了我最初对文学的感觉和向往。不妨说,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父亲那些零零碎碎泛黄的“小豆腐块”剪报中伸向迷茫而璀璨的远方的。

这个爱好我早在“文革”前念初一期间就知道了。那时他大多贴在旧笔记本里,我时不时看上几页几篇。如“形散而神不散”“木体实而花萼振”“诗贵含蓄”“深山藏古寺”等文艺门道就是从那上面学到的,培育了我最初对文学的感觉和向往。不妨说,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父亲那些零零碎碎泛黄的“小豆腐块”剪报中伸向迷茫而璀璨的远方的。

想起幼年时见到老辈人拜年都会相互拱手祝福:恭喜发财!后来有一段年月,“发财”二字从人们口中销声匿迹。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人们醍醐灌顶!想发财想致富就是想过上好日子,是人之生存需求。手头有钱人才是活人,更是人间通讯。记得开始是广东人,与人见面问候对方,会说:先生哪发财呀?这问候语后来遍及各地,哪发财就是问对方在哪工作做点啥。有工作有作为,大财小财才能到手呀。所以现代人谈论发财,太正常了!过后我把这帧《马上发财》送给了邻家姑娘小君。小君是外企白领,目前收入尚不错,但她对任职公司发展前景有隐忧。她老父身患大病多年,日常开销全靠小君这个独生女帮衬。我对小君说,快过年了阿姨送个心愿,祝你马年顺心多发财!听此言,小君笑成了一朵花。

上海有很多路,给人印象深刻,像南京路、淮海路。可是有一个地方,很多人买了东西回去,人家问,“你哪里买的?”回答是,“在城隍庙买的。”“哪条路?”“城隍庙里哪有什么路?”“城隍庙里哪有路?”很多人不知道,城隍庙里是有路的,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那些原汁原味的小马路,浸染着“海派”“烟火”“民俗”甚至“风雅”。只不过,时光变迁,今天的你,即使徜徉于老路旧巷,也很难寻觅那逝去的昔日光景。老城隍庙和豫园,应该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庙宇,一个是园林。百十年来,在上海人的嘴里早就融合成同一片街区了。它们互相包涵、融合,虽不同义,却能同路,满怀中国文化的意味。因为城隍庙变了,变得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会止步于斯,再想回忆当年的情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条路肯定是豫园路,它筑路于1907年,这条路是老城隍庙的“根”。它因豫园而得名,从城隍庙的北边福佑路开始,向南沿着豫园的围墙一路向南,

上海有很多路,给人印象深刻,像南京路、淮海路。可是有一个地方,很多人买了东西回去,人家问,“你哪里买的?”回答是,“在城隍庙买的。”“哪条路?”“城隍庙里哪有什么路?”“城隍庙里哪有路?”很多人不知道,城隍庙里是有路的,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那些原汁原味的小马路,浸染着“海派”“烟火”“民俗”甚至“风雅”。只不过,时光变迁,今天的你,即使徜徉于老路旧巷,也很难寻觅那逝去的昔日光景。老城隍庙和豫园,应该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庙宇,一个是园林。百十年来,在上海人的嘴里早就融合成同一片街区了。它们互相包涵、融合,虽不同义,却能同路,满怀中国文化的意味。因为城隍庙变了,变得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会止步于斯,再想回忆当年的情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条路肯定是豫园路,它筑路于1907年,这条路是老城隍庙的“根”。它因豫园而得名,从城隍庙的北边福佑路开始,向南沿着豫园的围墙一路向南,

上海有很多路,给人印象深刻,像南京路、淮海路。可是有一个地方,很多人买了东西回去,人家问,“你哪里买的?”回答是,“在城隍庙买的。”“哪条路?”“城隍庙里哪有什么路?”“城隍庙里哪有路?”很多人不知道,城隍庙里是有路的,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那些原汁原味的小马路,浸染着“海派”“烟火”“民俗”甚至“风雅”。只不过,时光变迁,今天的你,即使徜徉于老路旧巷,也很难寻觅那逝去的昔日光景。老城隍庙和豫园,应该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庙宇,一个是园林。百十年来,在上海人的嘴里早就融合成同一片街区了。它们互相包涵、融合,虽不同义,却能同路,满怀中国文化的意味。因为城隍庙变了,变得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会止步于斯,再想回忆当年的情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条路肯定是豫园路,它筑路于1907年,这条路是老城隍庙的“根”。它因豫园而得名,从城隍庙的北边福佑路开始,向南沿着豫园的围墙一路向南,

罐头里的启蒙教育

(新加坡)尤今

“妈妈,为什么你不把我们吃的豆子拿去种呢?”母亲瞅了我一眼,笑道:“杰克种的是豌豆呢!你嘴里吃的,是黄豆呀!”

心思缜密的母亲,顺势展开了机会教育:“杰克很爱他的母亲,想让她过舒服的生活,这一点没错;但是,他不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却三番五次潜入巨人的城堡里偷窃,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这是母亲给我上的第一堂阅读启蒙课——“尽信书,不如无书”。在浩瀚的书海中,既有正理,也有歪理,我们必须具备分辨鱼目与珍珠的能力。即便是风靡世界的童话故事,阅读时也需要取菁去芜。

过了一个星期,当母亲再度开启茄汁豆罐头时,好奇的我趁她不注意,舀了一大匙豆子,学着杰克的母亲,倒到屋外。次日一早,我紧张张张地跑去查看,只见一大堆蚂蚁聚集在那儿,嘿,嘿,嘿,哪有什么蔓藤呢?母亲知道后,笑道:“茄汁豆在装罐头时已经煮熟了,煮熟了的豆子,又怎么可能发芽生呢?”

第二天,母亲从菜市场买回黄豆、绿豆、青豆、黑豆、红豆、蚕豆和豌豆,教我们一一辨识。她抓了一把豌豆放在掌心里,明确告诉我们:这就是故事里所谓的“魔豆”了。弟弟

这个爱好我早在“文革”前念初一期间就知道了。那时他大多贴在旧笔记本里,我时不时看上几页几篇。如“形散而神不散”“木体实而花萼振”“诗贵含蓄”“深山藏古寺”等文艺门道就是从那上面学到的,培育了我最初对文学的感觉和向往。不妨说,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父亲那些零零碎碎泛黄的“小豆腐块”剪报中伸向迷茫而璀璨的远方的。

问道:“这魔豆,会长到天上去吗?”母亲正色道:“当然不会,那只是虚构的故事——书本里的世界,和现实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在辨识豆类的过程中,我们也隐隐约约地摸清了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分野。睿智的母亲,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童话注入罐头。在她这种别开生面而又妙趣横生的教育方式下,童年的我,对罐头一直怀有一份很特殊的感情。

上了小学后,我时常跟随着母亲到杂货店买东西,货架上整齐排列的罐头,总能让我的想象力任意翱翔……

“蘑菇罐头”里面,住了一群心地善良的蘑菇仙子,屡屡利用仙棒,帮助森林里的小动物脱离困境。“酱瓜罐头”里,藏着一个形貌可怖的巫婆,以一粒粒黑褐色的酱瓜当武器,为非作歹,最后,降妖大师把她变成一粒丑丑的酱瓜,让她被世人咀嚼于唇齿间。“红烧牛肉罐头”里,寄居的当然是力大无穷的牛魔王啦,他作威作福,群兽看到他绕道而逃;可一山更比一山高,有一天,他与虎相斗而败下阵来,虎爷爷把他拿去红烧了。在“糖渍黄桃罐头”里,住着一群美丽绝伦的桃子姑娘,有一回,果园举行选美大赛,苹果、西瓜、橘子、草莓、樱桃等水果争相报名,争妍夺丽,桃子姑娘却为了推选代表而吵闹不休……

正浮想联翩时,冷不防母亲的喊声在耳畔响起:“走吧,走吧,发什么愣呢!”母亲提着一袋杂货走在前面,我慢吞吞地跟在后面,那些还没有结局的故事,犹在我脑子里热热闹闹地酝酿、发酵……

这个爱好我早在“文革”前念初一期间就知道了。那时他大多贴在旧笔记本里,我时不时看上几页几篇。如“形散而神不散”“木体实而花萼振”“诗贵含蓄”“深山藏古寺”等文艺门道就是从那上面学到的,培育了我最初对文学的感觉和向往。不妨说,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父亲那些零零碎碎泛黄的“小豆腐块”剪报中伸向迷茫而璀璨的远方的。

父亲的四十五册剪报

父亲去世了,我匆匆赶回父亲最后生活的故乡。父亲没有遗产。没有地,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像样的存款。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要由我这个长子主持分配的